

西湖大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

首度来沪招生,本报记者提前探访

允许自由更换导师,没有熄灯时间,没有绩点排名,顶尖科研平台全部面向本科生开放……正值招考旺季,上周末,“神秘”的西湖大学首度来沪招生,在考生和家长中引起热议。昨天,记者探访了这个距离上海2小时车程、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的校园。

年轻人是最大“资产”

“如果你不想孩子天天卷绩点、排名次,快速地往前走,学习技能、知识的同时理解世界,就来西湖大学,让每个孩子都在多元、包容、创新的环境下成长。”上周末,在上海图书馆东馆的舞台上,施一公的一番话,赢得了家长的掌声。宣传手册上醒目位置写着一行字,“为人类文明进程贡献绵薄之力”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生物物理学家、清华大学原副校长……今年58岁的施一公还有另一个身份——马拉松爱好者。去年12月,他刚以3小时30分的成绩跑完上马。即便如此,他坦言,自己的体力精力和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终身教授时不可同日而语。因此,西湖大学希望将最优秀的年轻教授和博士后导师聚集在一起。西湖大学目前拥有247位博士生导师,90%以上来自海外名校,其中包括37位讲席教授,超过半数获得国家级人才称号。无论是国际上领军的学术人才,还是其富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,都可供本科新生双向选择,担任其学术导师。入学时,全体新生无需选择专业,本科生前期以通识教育为主,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末

开始,学生根据兴趣和专长开始选定专业。学生自确定学术导师之日起即可进入学术导师的实验室,由学术导师负责学生科研启蒙和科研训练,每学期初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科研训练计划。

“导师们恰好与你们的孩子是朋友,非常容易沟通,能带领孩子在实验室攻坚克难。”施一公说。

因为是朋友,所以更多了份理解和尊重,在外人眼中“不可思议”的事情发生了,比如,由学生提出更换导师。2022级本科生王若宇从小向往大海,入校伊始就选定讲席教授、“蛟龙号”深潜器一副总设计师崔维成担任导师。但是,读了才发现,深海技术对物理要求很高,自己反而对化学更感兴趣。终于在一次和崔老师吃饭时吐出心中的苦恼,没想到崔老师非常理解,支持他追求自己钟爱的领域。于是,王若宇向理学院张骊骥实验室发出了邮件,当晚,就收到了张老师的回复。

保护“有趣的灵魂”

西湖大学将本科生分到四个书院,由四位教授担任院长。为培养同学们的学科交叉能力,不同书院的同学来自不同专业,每人一间卧室,4至5人共同居住在一个套间,

并共享书院底楼的公共空间。

书院用自己的方式保护那些年轻又有趣的灵魂。共享空间内,数学专业大一男生小张已经在草稿纸上写满了推演公式。书桌旁,坐着一只巨大的毛绒熊,“它一个人在宿舍里待着,挺孤单的”。

记者遇到了2022级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本科生贾熠飞。他的身后,是同学们玩“狼人杀”时的号码牌和狼人脸罩;手机里,则有一个91人的群,群名叫“现在能洗澡吗”。在新的本科生书院大楼还没有落成前,宿舍热水器偶尔会罢工。于是,贾熠飞开发了个小程序,可以在热水器发生故障时及时报警。除此之外,他还有另外两个机器人助手——一个帮他自动从银行卡给校园卡充值,使校园卡余额始终恒定在100元;另一个可以自动“监测”校园演出信息,提醒他别错过抢票。

最幸运的是“看到新闻里的人出现在身边,甚至可以和他们产生思维碰撞”——他选定的学术导师,正是他一直崇拜的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专家、人工智能专业的张岳教授。大三时,贾熠飞和同学们一起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,他在难度极大的“数字电路设计”课堂上,获得CPU芯片设计优化大赛第一名。

“在西湖大学,我们放弃了传统的评价标准。”施一公说,在西湖,博士生毕业不需要用是否发表高水平影响因子论文来衡量,他们只要掌握科学方法论,具备足够的思辨能力,知道如何开题、遇到问题解决问

题,即便没有一篇文章,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委员会也允许他们拿到新的博士学位。学校更希望看见,“从西湖大学离开后,年轻人能充满信心地面对变幻中的世界和不可确定的未来”。

校园空旷实验室很满

“学生在哪?”这几乎是每个西湖大学到访者的第一个感受——全校师生规模满打满算不超过2200人,让校园的户外空间显得有些空旷。

高起点、小而精、研究性,这9个字在西湖大学处处可见。施一公说,西湖大学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、国家重点支持的非营利性新型高等学校。和其他高校不同,2017年起先招收博士生,2022年起才招收第一届本科生,就是希望先通过科技建校,为少年们提供更精准更有力的成才导航。首届本科生仅招募60人,第二届、第三届各90人。今年,西湖大学第一年走出浙江,面向上海、江苏、广东、河南、重庆招生,上海招生规模不超过10人。

图书馆的一排巨幅海报解答了“人去哪里”的问题——那是一组发表基础研究顶尖成果的《科学》《自然》《细胞》杂志的封面。2024年,如果仅以科研成果在这三本“顶刊”上的发表数量为标准,那么西湖大学稳居全国前十。

最近,科学界将目光聚焦在一项中国科学家练就的“雕虫小技”上——在身長仅0.5毫米的活体水熊虫表面通过创新冰刻技术

实现精准微纳加工,这或将开启纳米级医疗设备甚至活体微型机器人的新时代。这项突破,便来自西湖大学工学院仇旻教授团队。在纳米光学与仪器技术实验室外的陈列柜中,记者看到一份仇旻实验室送给2022级首届本科生的入学礼物——看似一幅“玻璃画”,实则大有来头。该实验室首创的激光无油墨彩打技术,以多层复合陶瓷材料薄膜作为“纸”,激光为“笔”,通过干涉、吸收等效应形成特定的反射色,展示云谷校区的校园美景。

在西湖大学,一个个代表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平台,是送给本科生们更大的“礼物”。在这儿,生物医学实验技术中心、实验动物中心、物质科学公共实验平台、分子科学公共实验平台、化学实验平台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等6大科研平台全部面向本科生开放。

本报记者 陆梓华

相关链接

如何通过综合素质测评,发现学生心中的热爱?西湖大学招办负责人透露,今年的综合素质测评将于6月13日至15日举行,为期三天两晚的评价会考查学生的基础学科素养、思维能力、创新潜质、探索精神、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等。

施一公透露:学校并不会简单地通过纸笔测试来衡量学生的知识水平。“不能简单地把这看成一场考试,我们会组织很多的参观和体验活动,这个过程既是在看他们,也是他们在看我们、看‘西湖’。我们希望这是一场双向奔赴。”

同意子女“科学”早恋?

专家: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两性交往观

明天是国际家庭日,本周也是我国一年一度的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。除了为孩子学业的内卷而焦虑,不少青春期孩子的家长还会为“情”所困扰。最近,一个“科学早恋”的话题引发热议——有家长既怕孩子早恋,又担忧孩子缺乏“恋”的情商和智慧。那么,在家庭教育中,家长该怎样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两性交往观念呢?

教育新观察

上海家长服务热线家庭教育咨询师宋成锐说,常有家长来电讨论有关孩子早恋的问题。前两天有位小学高年级女生的妈妈打来热线,说听老师反映,其女儿在校只要一节课就喜欢与一名男生在一起,有说不完的话。“怎么办啊?要不要给孩子换个班级或学校?”这位妈妈急切地询问。

“家长咨询早恋的电话有很多,有些情况在我们看来多半是家长的过度担忧。”宋成锐说,就拿一些小学生家长来说,往往是过于敏感、过分紧张,因为在小学生群体中,或许他们心中根本就不存在“恋”这个词,更别说“早”了,他们只是喜欢与某个同学相处,甚至连性别的概念都是淡薄的,只是认为对方是自己的一个好朋友,能说到一起,玩到一起。

宋成锐说起了最近的一个案例:“马上要中考了,有位细心的妈妈发现儿子在家里做功课,手机不断有微信跳出。等儿子睡着后一看,居然发现他天天晚上要与一位女同学聊天,有些语句还很暧昧。这位妈妈的情绪

几乎要崩溃了,打电话咨询这样下去影响学业怎么办?”

然而,与这位焦虑妈妈不同的是,如今在一部分家长口中口口相传一个新词,叫“科学早恋”,这个说法或出自北京海淀某著名中学。在那所学校里,有教师吐槽,孩子的早恋已被一些家长坦然接受,甚至还有家长对老师直言“你不要干涉”,表示初中生谈恋爱,能够基本躲开异地恋,家长和老应该引导孩子如何“科学恋爱”。更让老师们惊讶的是,有家长竟然以“未来亲家”的身份相互交往,还时不时地约个茶,吃个饭、聊聊天。这些家长的观点很直白,认为自家与对方家庭条件大致相同,孩子之间也十分了解,相较于将来在社会上结识陌生人,这种早恋的风险显然要小得多,也更符合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。

宋成锐认为,早恋并不存在所谓的“科学”与否问题,倒是家长对孩子与异性相处的指导必须科学。也有专家表示,在部分家长中流行的“科学早恋”之说,其背后的逻辑仍是家长的功

利心在作祟,是用成年人的思维去看待和指导孩子的情感问题。在孩子人生第一次触碰到两性交往关系时,就为他们埋下了“婚恋工具化”的种子。

松江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与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张岳说,青春期情感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一课,到了情窦初开的年龄,对异性产生好奇和喜欢是身心发展的自然现象,是学习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过程,也是学会情感表达的重要阶段。首先,家长要破除偏见,明白“早恋不等于有问题”,是“恋”就不存在“早”或“晚”,青少年需要从模糊的性别概念中去找寻到自己的生物性别、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。其次,家长要冷静对待和处理孩子的两性交往问题,懂得疏胜于堵的道理,切忌简单粗暴地批评,更不要一味地责骂或禁止。家长可以通过开放和诚实的沟通帮助孩子弄清“喜欢”“责任”等问题的内涵与意义,鼓励他们扩大交际圈。同时,家长要善于引导孩子学会边界管理,明确告知孩子安全的底线和身体的界限。 本报记者 王蔚



新民随笔

明星考博

邵宁

昨天,一则“黄晓明考博”的消息刷屏了。原来,有网友在上海戏剧学院公布的202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名单里发现了演员黄晓明和金世佳,并且把他们的初试成绩截图发到了社交媒体上,引发了“明星也开始卷学历了”的热烈讨论。有人质疑“演个戏也需要博士吗”,有人觉得他们没时间读书,“不过是为了拿个学历装点门面”,还有的为48岁的黄晓明写论文操心,“照他那个打字速度,十年都写不完论文”……

黄晓明和金世佳一定觉得很冤,全国那么多人考博士,偏就他俩被拿出来谈事。黄晓明报考的是艺术管理/戏剧策划,金世佳报考的是表演导演创作,专业对口,两人都是以“同等学力”身份报考的,还以不错的专业成绩(均名列第二)通过了初试。但是,谁让两人是公众人物呢?在享受“明星效应”红利的时候,也必须承受这种上亿流量的“关怀”,甚至比普通人更为严苛的评判。

网上众说纷纭,有些不

必理睬。求学深造、提升自己,与年龄无关,更与职业无关。最近,一位56岁的上海阿姨退休后前往希腊雅典大学留学,收获无数点赞,那种“成为更好的自己”的勇气令人钦佩。黄晓明和金世佳都曾以出色演技留下许多银幕形象,他们想通过读博充实自己,提升专业能力,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更

厚实的基础,无可厚非。但网上有些声音也不容忽视,那便是对教育公平和学术资源分配的担忧。毕竟,博士学位在传统认知中是“智力巅峰”的象征,也是高等学术能力的代表。尽管从2022年起教育部新增艺术专业博士学位,考核重点是学术论文转向实践成果,但在博士生招录工作中,对于明星考生是否一视同仁?每个环节是否经得起检验?公众希望得到一个明明白白的答案。还有,如果他们考博成功,学校和导师是否也能做到一视同仁、严格要求,课程不打折,论文不注水,让这顶博士帽最终实至名归?